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三

宋 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術傳第三

後魏

鼂崇 弟懿 張淵 徐路祖 孫僧化 高崇 殷紹 王早 耿元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顔惡頭 周澹 李脩

父亮 徐謇 從孫之才 王顯 崔彧 子景哲 景哲子冏 蔣少游

北齊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魏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馬嗣明

後周

蔣昇　强練　姚僧垣　褚該

隋

庾季才（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

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元　許智藏　萬寶常　何稠

後魏

鼂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為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

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為黄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為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淵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征晉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為靈臺令姚泓滅入

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為太史令統萬平淵辯俱見獲以淵為太史令神䴥二年將討蠕蠕淵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淵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别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史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坦太武時破和龍得

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熈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宮及圖

合為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
異時有所中普泰中爾朱兆惡其多言遂縶於廷尉免
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
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為算生博士給事
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
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
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

崖巖沙門釋曇景閒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曇景所求請九章景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景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為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

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
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
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
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録集其要最仰奉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
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
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内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録
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玖亦以學

術著名

王旱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宫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旱求問勝術旱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讐人趙氏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旱旱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七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

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
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和
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内遇有卒風
振樹早與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
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别
語訖使入召家人隣里辭别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
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
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彦薦之早彦師也及

至詔問何時當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克帝從之如期而克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沲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彦以其術勝恐終妨己譖令歸之耳

耿元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元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

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元則拒而不許每云令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元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疎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爾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

靈助以其州里衞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禄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爾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宫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為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

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
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為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爾
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
能動衆又以爾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為
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
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氊為人象書桃木為符
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
兵逼晉陽爾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爾朱自然當

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傳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爾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爾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時又有沙門

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荊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氷上及入洗浴

畧不患寒家嘗為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輙至其家號為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輙散乞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

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爲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責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鈧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温泉順興求乞温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温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

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詡曰何為答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噉肉語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覲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

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

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彊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為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姙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諸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之曰君卜父



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令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令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交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為乾乾天也兌為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為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基末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

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為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預乞東益州刺史及朞果為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爾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

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畧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效徐兗間多所救恤亮大為聽事以舍病人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宦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陽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

脩畧與兄同晚入代京歴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效賞賜累多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宫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歳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

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行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祕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孝文還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史謇欲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歳無所成遂罷

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漸乃馳馹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于汝濵乃大為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餚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謇為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内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别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蹙蹙不怡每加切誚

又欲加之鞭棰幸而獲免帝崩後謇隨梓宮還洛謇常
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鬚髮不白力未多衰正
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
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東
莞泰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為江
左所稱事並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
八歲畧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
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

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括嗟賞之年十三召為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鷰領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房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

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吕梁橋斷路絶遂為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孝文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禮遇甚優謇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闚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内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

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快快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正啟之文宣聞而大悅時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兎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文宣從之登阼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

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兖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愽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内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

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縱靴令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縱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糸縱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夂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

骨為刀子把者五色班蘭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
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
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兖州
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
色過度怳忽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
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
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太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
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

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

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

兖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射士

開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

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

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

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

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

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
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
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
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彊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
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
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
姓云有言則訌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
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

當為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
虜配馬則為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遥望羣犬競走諸人
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
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
嗜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
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
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
諱底衆莫之應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人所諱

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

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為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

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

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齻牙問諸醫

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

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悦而賞之

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

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

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裔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

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
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繞后后寤
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謇及顯等為后診脉
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
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
自幼有微疾顯攝療有效因稍蒙眤識又罷六輔之初
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
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内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

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内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議暄譁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建以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以善療功封衛國縣伯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為憂懼

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直閤伊盆生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子暐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被獲拷掠百餘宅沒於官初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相去數十步世以為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為吏為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

即位受璽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之前有嫗卜相於市言人吉凶頗驗時子瞱已為郎聞之微服就嫗問已終至何官嫗言君今既有位矣不復更進當受父寃並如其語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逞御史中丞祖禕父勲之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畧嘗病王顯等不能療彧

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别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
之廣敎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
之徒咸亦有名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太
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囧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
多伎藝尤工相術為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為尚藥典御
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為散騎常侍假儀同三
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
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

應富貴當爲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冏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誡歟吾沒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棺足周屍瘞不泄靈而已及卒長子修遵父命景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

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沖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沖曲為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被引命以規矩刻繢為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陟

也及詔尚書李冲與馬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凖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蕪將作大匠仍領都水池湖泛戲舟檝之具及華林殿詔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金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以

剞劂繩尺碎劇怱怱徙倚園河堿殿之側識者為之歎慨而乃坦爾為己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為太極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孝文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歡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孝明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

備鄴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為匠也始孝文時有范寗兒者善圍碁曽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寗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髙光宗善樗蒱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北齊

由吾道榮琅邪沭陽人也少為道士入長白山泰山又

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
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歴
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
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
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
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使絶俄
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
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

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邪山中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為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沭陽

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
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
玉匣云我食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神武引為
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
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
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
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

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學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歷算而不為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暅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

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為器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神武為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叅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乗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又多所闚涉丞相倉曹祖班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絶來既久吾思

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使報班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使飛餘灰即不動也為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絶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為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

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自昔周公定景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歷自以為長於趙䮐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十事又私撰歷書名曰靈憲歷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

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

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悦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為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

刺其驗若神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彊給其馬以行至都尋薨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惇妻李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

足絹李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足既而皆如
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
時得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
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
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
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又有滎陽魏絡者
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
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絡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

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絡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絡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而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剛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文襄引為大將

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
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
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
世若著賞絹十疋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
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意
故賞也須史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
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輙令遵
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

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呌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為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

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

如其言太寧武平中並後宫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為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㑹道北垂鼻漢者及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乆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甞爲髙歸彥相

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彦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骨
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
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輙為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妻
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
啟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敕召玉玉每照鏡
自言兵死及被名謂妻曰我今去不迴若過日午時當
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
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

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為我家羣奴猶極貴況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寄弓弓已轉在人處畫

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為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内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時以太子庶子出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

還也勸其盡家而行又為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為吏部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開府行叅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禄命徵為館客武成以巳生年月託為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謡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相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神武武定初神武與西師戰於芒山時軍中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令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

劒處具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别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游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寧中徵為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

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
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
或謂出自嵩高遍游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
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
為豫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
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
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

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
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
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
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
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
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
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
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

踊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為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馬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至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

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揷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輙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

漁捕有竊逞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内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

甍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

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具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

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鎚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宫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來附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

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苙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苙弟蒞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諸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苙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

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

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
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
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
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
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
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
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慱綜經方爲人診脉一年前

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為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侍宴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奉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楊愔所重作練石法以麤黄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

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篩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牓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為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

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

後周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文帝

雅信待之魏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文帝出師
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文帝謂昇曰
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
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
河東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
豫州來附文帝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
井鬼分行軍非便文帝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
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文帝曰蔣昇固諫曰師出

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强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强類之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怳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輙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

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
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
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强練至龍
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
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强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
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
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年尼佛
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

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
遺之强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强練曰
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
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
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
興及唐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
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疢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名

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

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爲太醫正加文德主帥

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

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

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爲學者所稱及梁簡文

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

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

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

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
也及魏軍克荆州僧垣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為軍人所
止方泣涕而去尋而文帝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
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沈今得此人望
與之偕老文帝以謹勲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
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
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
復自持僧垣即為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

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即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小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即為處方勸急使服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

終當不死為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

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勑停朝謁若非
別勑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
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
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
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末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
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
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
乃名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

對曰天子工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壽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宫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常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

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
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
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誡衣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
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
垣醫術髙妙為當時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既
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
效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二卷行於世長子察
南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慱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

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豫為
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
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
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
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
且天子有勅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畧
盡其妙每有人告請效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
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

為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

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

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隆等並

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榜

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畧十卷行

於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

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

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奭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隋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

有傳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懔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

當以富貴相答初剕土覆亡衣冠士人多没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隷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襃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沉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

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
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
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
封臨頴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高祖為丞相嘗夜名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
難可恭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
得為箕頴事乎高祖黙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
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

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

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
侍帝將遷都夜與高頻蘇威二人定議李才旦奏臣仰
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
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高祖愕
然謂頻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李才絹布及進
爵為公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李才與其
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奥推測多途執見
不同不欲令外人干豫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為之及書

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爲均州刺史時議以李才
術藝相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
許會張冑元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李才因言
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
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李才局量寛弘術業優博篤於
信義志好賔游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穀河
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
䛒之徒雖後進亦從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

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字行修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克不對曰伐之可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

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令叚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遂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令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

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算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

數人廬於巖下以為神仙可致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宫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鑾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宫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荅曰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

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勝數闗諸祕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絶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俚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髙智寳以玄象

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閣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髙祖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

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逺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

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

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
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
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
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
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
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
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鴈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
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

以賔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

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為儀同周宣帝時

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髙祖受禪進上儀同

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

浮沈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

祥之説欲乾没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

上書曰今年歳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

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德合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

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彊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

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
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
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
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
從艮地鬼門來埽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
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
有蝦蟆從西門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
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

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髙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没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

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黒氣當
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
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
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
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
我當為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
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
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

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三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

卷奠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訣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游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

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

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隂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竒之賜帛二十疋國子祭酒何

妄嘗詣之論易聞妄之言倏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乆之徵有辭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錄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

書二十卷九宫𪓟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賔劉暉馬顯定歷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歴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産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歴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元渤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令參議律歷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元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元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元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内史通事顏慜楚上言曰漢

時洛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
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
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恱漸見親用冑元所謂歷法
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
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
劆歷法嫓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
一度冑元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
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别漸移八十三年却

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元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

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歴朔望逢交不問内外入限便蝕張賔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元以日行黄道歳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黄道每行黄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黄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即為當蝕若月行内道則在黄

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别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歴五星行度皆守恒率皆伏盈縮悉無格凖冑元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晨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

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
古歷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冑元積候知辰星
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
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
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
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
退之期莫知多少冑元積候知五星遟速留退眞數皆
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

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冑元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冑元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為蝕

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曹元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内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曹元所立蝕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曹元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

此胄元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術大業中卒于官

許智藏髙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常侍陳滅髙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

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月而甍上奇其妙賚物百叚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轝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為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

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寳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寳常被配為樂户因妙達鍾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寳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黄鍾調寳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寳常問其可不寳常

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為宫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宫之義自漢已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

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
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
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
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
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為可以行
矣寶常遂如其言以荅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
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
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

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
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
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
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
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
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
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

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何稠字桂林西域人國子祭酒妥之從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餘遇江陵平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

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絶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緑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爲亂詔稠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詐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

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欵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吏羅壽羅州刺史馮瞳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為逆至是惶懼請臣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八九月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

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
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
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
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
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
見親昵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
好安置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於
地下上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

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勑裯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太府少卿裯於是營黄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覆數年方竟毫釐無舛裯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裯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裯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裯曰此乃晦朔

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内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

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廻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為工部尚書及敗陷于竇建德復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唐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彊明有巧思齊後主令脩銅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

顯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衞將軍兼將作大匠
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世號為能大業中有南郡
公黄亘及弟衮俱巧思絶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
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衮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
先令亘衮立様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
衮散騎侍郎

通志卷一百八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詒

